



美中高層互動有望迎來“開門紅”

新年伊始，美中關係就呈現出熱絡互動的上升態勢。1月2日，白宮高級官員向媒體透露，副總統拜登將主導下一階段對華關係，突破戰略對話穩定關係的層面，以對等地位與中方應對2012兩國面臨的領導層變化與挑戰。1月3日至4日，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到訪北京，討論朝鮮及緬甸最新局勢等議題。1月4日，美國財政部宣佈蓋特納將於1月10日至11日訪華，與中方高級官員討論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政策以及支持全球公平貿易環境的努力。

今年是《八一七公報》20週年，美中《上海公報》發表40週年。

習近平訪美被華盛頓和北京定位為今年美中關係的一件大事。

自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8月成功訪華後，美國高度期待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2年訪美。據悉，美國去年底便已派遣先遣隊伍前往北京就訪問細節進行協商，也有中方高層在華府及紐約兩地，進一步落實訪問的安排。

隨著兩國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自2011年1月胡錦濤訪美，拜登8月訪華，第三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後，雙方進一步創立了戰略安全對話等機制的一系列的高層對話，為兩國關係注入了活力。但由於缺乏互相瞭解、缺乏戰略互信，雙邊政治、外交、軍事和安

領域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管控”。

再加上，近期美國匯率法案等問題，導致美中衝突不斷，如何應對美國對台灣軍售、貿易摩擦等議題，以及美國大選可能不斷升溫的反華聲音都將考驗本次訪問。

奧巴馬政府將對華關係定位為“最重要、最複雜”的雙邊關係。白宮官員特別強調，由拜登副總統主導美中關係是美方圍繞如何從更高的戰略層面規劃較長期的美中關係的發展，特別是研究解決美中關係戰略互信不足的問題。

對奧巴馬總統來說，今年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在總統大選中獲勝連任。

在美國經濟不見起色之下，中國經濟政策等議題成為各參選人做大文章的議題。目前在不少民調中領先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在參選初期，就大張旗鼓攻擊中國經濟政策，並揚言：“一個總統第一件能做的事，就是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而在我們的法律中，這允許總統對中國設置關稅。”可以預料，中國議題將持續延燒到十一月大選正式投票為止。

美國國會也不乏理性的聲音，來自懷俄明州的聯邦眾議員辛西亞·拉米斯(Cynthia Lummis)說：美中都有自己的問題，應該自行獨立處理，並且繼續雙方的經貿往來。目

前是展開貿易戰的最壞時機，因為美國的經濟太不穩定。她呼籲美國政府有效控制預算支出；而中國為了降低投資風險，應該讓投資多樣化。

製造業一直是美國經濟緩慢復甦過程中的強項。數據顯示，美國工廠正以6個月來的最高速度發展。美國就業市場也有所改善，四周平均失業申報人數下降到三年來的最低水平。

中國經濟將面臨艱難的時期。出口已經明顯出現冷卻，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2011年中國貿易順差繼續收窄，縮水了大約12%，降至1600億美元左右。2010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為1831

億美元。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在湖南進行經濟調研時表示，中國經濟現在面臨下行壓力和物價高位並存的狀況。溫家寶重申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下的“穩中求進”的基調。他說，穩定並非按兵不動，而是指穩定增長，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同時還要實現結構調整和增長模式的轉變。近年來，中國領導人一直承諾擴大內需、促進經濟轉型，出口大幅放緩的倒逼機制有助於轉型措施的落實。

美國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跡象和中國出口趨於冷卻，正在給美中關係開闢一扇機會之窗。我們相信，一向善於把握機會的奧巴馬總統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法國《回聲報》刊文預測 2012年世界經濟面臨的十大挑戰

據新華社編譯報導，法國《回聲報》1月3日刊登一篇文章，題為《2012年世界經濟十大挑戰》，主要內容摘要編譯如下。

挑戰一：歐元區將為其需求找到提供大筆資金的買主嗎？

奧多證券經濟學家們估算，僅2012年第一季度歐元區國家的資金需求大約就要2170億歐元，短期債券除外。2012年2月和3月對於將獲得近800億歐元的意大利蒙蒂政府來說是決定性的月份。法國外資銀行經濟學家帕特莫克·阿蒂斯警告說，“銀行和投資者不再是歐元區公債的買家，除了幾個國家”。形勢因此變得十分複雜。但他認為，這並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過，這需要將發行的主權債務變得“更具吸引力”。怎麼辦呢？例如可用國有資產或收稅作為擔保。

挑戰二：將重新協商希臘債務嗎？

有可能。目前正在協商的由私人投資者持有的希臘債務減記50%，這絲毫沒有讓相關的債權人興奮。交易推遲，而協議應在1月中旬有結果。目標是：將屬於私營部門的希臘債務減少至1030億歐元，並因此將國家的全部公債壓縮到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0%。但是，預算繼續失控(2011年財政赤字有可能達到佔GDP的10%)加上經濟繼續衰退(預計2012年GDP增長率為負3%)有可能強行提高減記率，以守住佔GDP 120%的這一目標。希臘一網站之前透露，德國有可能審核由私營部門持有的其票面價格為75%的雅典債務減記率建議。

挑戰三：英國能夠依然不受債務暴風的影響嗎？

就像英國首相卡梅倫在2012年初表達自己的願望時所說的那樣，因為

奧運會和女王在位60週年，2012年將是全世界把目光轉向英國的一年。還有一個理由是，面對2011年的歐元區風暴，英國即便沒有保住其國家債券成為保值手段的地位，但至少保住了對其債務的AAA評級，雖然顯得很脆弱。英國政府預計2012年英國經濟增長將重回0.7%，而這一預測值在2011年3月時還是2.5。財政緊縮和歐元危機正在深刻地影響著英國。但不管怎樣，英國對印發英鎊擁有最高權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缺錢的風險。

挑戰四：美國經濟能否出現短時好轉呢？

有可能，但遠無法得到保證。奧巴馬的民調得分反映出對美國經濟復興的現實始終不確定。根據最新民調，在距大選還有10個月之際，奧巴馬的支持率在46.8%至49%之間，這始終低於其幾乎所有前任(福特除外)的支持率。根據最新指數，美國消費和工業生產開始出現波動。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重新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明顯下降，但美國2012年經濟增長不會超過2.3%。這對於大幅度降低失業率來說仍是不夠的。

挑戰五：俄羅斯政局動盪是否有可能讓投資者卻步呢？

反對2011年12月初議會選舉舞弊的遊行示威讓俄羅斯人自己都感到吃驚，這種方式完全就像普京在運動會上前所未有的地被公眾喝倒彩。動盪局勢會讓俄羅斯或外國投資者慎重考慮，他們原本就對缺乏所有權保護而擔憂，2011年高達520億歐元的資金外流就是證明。不管怎樣，普京看起來不太可能被迫離開權力。繼動盪的春天之後，俄羅斯的商業氣氛有可能趨於緩和，俄2011年經濟增長率達到4%，主要得益於其世界頭

挑戰六：日本經濟2012年將會重新有起色嗎？

2011年11月中旬，日本走出了因地震和海嘯造成的3個月的經濟衰退。它在第三季度顯示出1.5%的經濟增長率，是各大工業化國家中最強勁的。但這一起色有可能是短暫的，因為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必須對讓某些專家們認為不排除經濟衰退的幾個挑戰。2011年12月初，私營部門設備訂貨下降表明日本企業由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日元堅挺正處於困境之中。受泰國洪災影響，2011年12月中旬公佈的日本工業產值環比下降2.6%，這迫使日本企業將其生產工廠遷回國內。

挑戰七：西亞北非動盪國家將會擺脫經濟蕭條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2011年12月初在談到2011年經歷了政局動盪的阿拉伯國家時聲稱，“我們進入了最困難的階段”。IMF預測整個中東地區和北非的國家2012年經濟增長為3.6%，2011年則是4%，而2000年至2007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5.5%。更加悲觀的是，這些數字在政局動盪的國家和一些倖存的國家如科威特和阿聯酋之間並沒有差別。IMF指出，對於埃及和突尼斯這兩個相鄰的石油進口國來說，經濟復興將“比預計更無力”。

挑戰八：新興國家將能彌補西方的蕭條嗎？

由於歐盟和美國已顯示出蕭條，2012年對於展示新興國家拉動其國內市場增長的能力來說是關鍵的一年。種種預測提到新興國家經濟增長下降，儘管是因為近乎衰退的外部經濟影響到它們對西方的出口，進而

相對受到限制。例如據聯合國的一份報告說，印度2012年的經濟增長最終可能只有7.7%，而之前曾預測為8.2%。中國的經濟增長將不超過8.7%，而2011年時預測則為9.1%。靠碳氫燃料出口的俄羅斯和巴西一樣，有可能增長4%。總之，新興國家的活力將使得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接近4%。

挑戰九：中國房地產泡沫會破裂？

有這樣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開始出現房地產價格下降。當局想要繼續謀求解決房價問題，旨在將其恢復到“合理的水準”。同時，由於政府限制貸款和提高利率的政策，一些開發商開始逐步面臨資金短缺。2012年的另外一個憂慮是：地價在一年內下降50%，這些企業將如何償還估計多達10.7萬億人民幣的借款呢？在經濟增速放緩和工業生產處在兩年來最低點的情況下，房地產形勢對於商界人士來說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

挑戰十：對伊朗的制裁將會導致石油價格上漲嗎？

伊朗此前曾威脅西方世界將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而1/3的國際貿易和1/5的全球石油都要從這裡經過。2012年1月2日試射了兩枚巡航導彈的伊朗表示，作為對西方制裁其秘密核計劃的報復，它能夠在那裏阻止一切海上運輸。奧巴馬在前一天簽署了禁止在美國的任何金融機構與伊朗央行進行交易的法律條文。許多專家認為，切斷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國伊朗的半數出路有可能導致每桶石油價格上漲25美元至50美元。但伊朗揚言每桶油價將漲至250美元似乎太誇張了。面對美國強大的第五艦隊，德黑蘭無疑沒有軍事能力讓油船放棄取道霍爾木茲海峽。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撰文稱：福利國家模式遭遇挑戰

去年，“超級委員會”(Super Committee)未能達成預算協議。這件事突顯出美國政治的深層次分歧。在1945年後的大多數年份里，美國選民的立場都是中間略偏左或中間略偏右，主流是中間立場。這使得立法所需的妥協能夠相對輕鬆地達成。

但是，茶黨(Tea Party)掀起的政治海嘯改變了過去這種局面。茶黨的思想令人想起崇尚簡樸的個人主義和自力更生精神。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它曾是美國社會的主導力量之一，但在羅斯福新政(New Deal)之後已漸漸衰落。茶黨現在尚不具備足夠的能量在國會中確立通過新法案所需的多數席位。但它席位數雖少，影響力卻很大，這使得它能夠在當前共和黨佔多數的眾議院有效地否決新法案。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眾議院共和黨黨團會議內部的選票分布，以至於現在共和黨的重心更傾向於茶黨。此外，在2010年，眾議院中的民主黨溫和派大量落選，導致民主黨黨團會議的重心移向左翼。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雙峰式分布”，持中間立場的眾議員大大減少。儘管參議院受2010年選舉的影響較小，但它同樣未能逃脫這種變化。參議員帕特·莫伊尼漢(Pat Moynihan)、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和勞埃德·本森(Lloyd Bentsen)的時代，似乎已成爲遙遠的過去。

圍繞福利國家之未來產生的爭論，突顯出中間陣營的衰落。在長達80年的時間里，福利國家模式從未遭遇過真正的政治挑戰。現在，福利國家已經撞上由經濟現實和財政狀況築起的“南牆”。國會雖然通過了增加福利的法案，卻沒有切實的手段為此籌措資金，它很快就要因此陷入無路可走的境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顯示，主要依靠增稅來解決巨額預算赤字的做法，往往會導致經濟下滑。削減支出也會導致經濟萎縮，但程度要小得多。

唯一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似乎是把聯邦福利計劃改爲固定繳款(defined contribution)方式。在同樣的經濟現實面前，私人部門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defined benefit pension)資產在私人部門各種養老金計劃資產總額中的佔比，已從1984年底的67%下降爲去年9月底的37%。但這種改變也 含著政治問題，我們從各州及地方政府削減公共部門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的努力中就可看出這一點。為了避免自己的養老金像私人部門養老金一樣縮水，公共部門的工會進行了激烈的抗爭。

與限制聯邦可支配開支相比，削減民眾“有權”享有的福利將是一件艱巨得多的政治任務。爲維繫我們當前福利水平所需消耗的實際資源數量，已經超出了我們經濟的供應能力。隨著生產率最高的工人(嬰兒潮一代)進入退休年齡，勞動力大軍開始損兵折將；不僅如此，按計劃接他們的班，將是1995年在國際數學和科學競賽中得分慘不忍睹的那代人。美國學生曾在全世界教育階梯上長期佔據頂層位置，但後來跌落得十分厲害。25歲及以下這代年輕人的收入和生產率比上幾代人都要低，他們正在品嚐這一現實結出的苦果。幸運的是，這一負面因素在整體生產率增長中的統計權重仍然相當小，但如果我們的教育系統不改善、熟練工人的移民配額不提高，它的權重就會擴大。

隨著收入不平等日益引起關注，繼續用這些配額保護較高收入人群免受競爭，將是不光彩的做法。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加上勞動力大軍增長的放緩，將催生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所說的，“美國歷史上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最緩慢的20年”。

我不會佯裝有能力預測出這將導致怎樣的後果，但我們的確面臨著一個真正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這個變革不是發生在街頭，而是涉及美國人爲確保國家財政的未來而必須做出的根本選擇。預算平衡需要這樣的變革。

作者：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
譯者：方舟 源自：英國《金融時報》

金融大鱷索羅斯：歐元崩潰 全球災難

據印度媒體 Business Line 報導，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提出警告，歐元崩潰與歐盟分裂將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災難性後果。Business Line 引述索羅斯談話指出，“今天，歐元潛在危及歐盟的政治凝聚力”，如果歐元崩潰，將造成歐元本身的分裂，不僅對歐洲、對全球金融體系都是災難。

索羅斯認為，歐元區的危機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嚴重、更具威脅性。短期內，部分歐洲國家採取財政改革，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反而會使情況惡化，有沒有解決之道也很難說。

另一方面，歐洲官員則出面喊話以穩定市場信心，法國央行總裁諾亞(Christian Noyer)表示，歐元“十分強勢”，進一步貶值有助出口。他表示，雖然人人都再討論危機，但歐元還是很強。6日巴黎早盤歐元對美元匯率1.2764美元，來到15個月來低點。身兼歐洲央行理事的諾亞強調，歐洲央行有能力對金融業進行大規模再融資，他說：“我們能繼續對銀行注資，沒有物價上漲的風險。”他也肯定上月底歐洲央行對銀行業提供近5千億歐元3年期低利貸款的效果，有助法國等歐洲國家順利發行債券。

編譯：劉千郁，台灣自由時報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沒人明白的債務問題

【編者按】諾獎得主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撰寫的2012年第一篇專欄文章，內容依然是美國經濟問題，克魯格曼指出，美國國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經濟“專家”，在預算赤字的短期影響方面反復表現是完全錯誤的。以下爲編譯的文章內容。

和2010年一樣，2011年美國處於一次技術性的經濟恢復狀態，但卻一直遭受著高失業率的災難打擊。也同2010年一樣，在2011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華盛頓幾乎所有的話題卻是另一件事情：減少財政赤字這種所謂的緊急問題。

這種錯置的關注焦點，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尤其說明國會對普通美國人所受的痛苦漠不關心。不過，也說明另一個問題：華盛頓的人們談論財政赤字與債務時，他們基本上不知道自己談論的到底是甚麼——說得最多的人，其實懂得最少。

也許最爲明顯的是，國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經濟“專家”，在預算赤字的短期影響方面反復表現是完全錯誤的。甚至自從奧巴馬入主白宮起，那些從傳統基金會之類組織獲得經濟分析的人一直在等待預算赤字

將利率推到很高的地步。現在任何一天都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

然而，在他們等待的過程中，這些利率卻下跌到歷史低位。如果您對我們脫離事實的後現代政治一無所知，您也許以爲這種情況會使政治家懷疑自己選擇的專家。

華盛頓不僅僅在短期問題上是糊裡糊塗，在長期問題上也一樣。儘管債務可能是一個麻煩，但我們的政客與專家認識債務的方式卻完全錯誤，這種認識方式誇大了問題的嚴重性。

擔憂赤字的人爲我們描述了一個這樣的未來：因償還一直借貸著的金錢，我們將變得十分貧窮，他們將美國看作一個有著巨額抵押貸款的家庭，每月的開銷都難以應付。

然而，至少能在兩個方面說明，這種觀點實在是一種糟糕的比擬。

首先，家庭必須償還自己的債務，而政府卻並非如此——政府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確保其債務增長速度低於其稅務基礎。二戰引起的債務從來沒有得到償還，只是隨著美國經濟的增長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還有收入取決於稅收。

其次——這一點似乎沒有多少人明白——一個負債過重的家庭欠的

是別人的錢，而美國的債務在很大程度上是欠我們自己的錢。

顯然，為了打贏二戰所欠的債務就是這樣的情況。當時的債務佔GDP的比例遠遠高於現在，納稅人陷入圈套；但這些債務的債權人也同樣是納稅人，因為所有的人都購買了儲蓄債券。因此，債務並沒有讓戰後的美國變得更窮。尤其是，這些債務並沒有妨礙戰後一代人享受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收入增加與生活水平提高。

然而，難道現在的情況更過去還能一樣？回答是差異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沒錯，外國人現在擁有美國大量的債務，包括相當數量的政府債務。但是我們欠外國人債務的每一美元當中，有89美分是外國人欠我們的。而且，由於外國人喜歡將他們的美元投資放在收益較低的安全資產上，實際上美國從這些資產賺的錢多於給支付給外國投資人的錢。如果您的印象是這個國家已經被中國人深深套牢的話，那一定是你的信息錯誤。而且，我們並沒有迅速地朝那個方向前進。

不過，聯邦債務根本與美國未來的抵押貸款不同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債務是無害的。必須徵稅來支付利

息，無需右翼理論家我們也承認，稅務給經濟施加了一些成本，如果不存在其它導致資源從生產活動分流道逃避稅收的事情的話。然而，這些成本根本沒有比擬成高負債家庭那樣嚴重的程度。

這就是有著穩定、負責任政府的國家——也就是那些願意實施略高於實際需要稅收政策的政府——歷史上都能在較高的債務水平上生存的道理。他們的債務水平遠遠高於現在的常規智慧所讓您相信的水平。尤其是英國，在過去170年的歷史中，有81年其債務超過GDP的100%。當年凱恩斯論述需要利用開支走出經濟衰退時，英國的債務水平比今天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先進國家都高。

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由於存在瘋狂的反稅收保守運動，美國可能沒有這樣負責任的政府。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錯誤不在我們的債務，而在我們自己。

所以，沒錯，債務是重要的。但現在其它事情更爲重要。我們需要增加而不是減少政府開支使我們走出失業的陷阱。然而，無知而錯誤地沈溺於債務問題阻擋著我們的道路。

譯文源自：和訊網